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實事求是齋經義一

婁朱大韶仲鈞著

士庶子非公卿之子弟辨

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仕版者注鄭司農云庶子宿衛
 之官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公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子也
 分士與庶子為二注地官冢人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
 王宮者注夏官大司馬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三注不
 同謹按周官有士庶子有御庶子有庶子有諸子其職迥別與
 禮經之庶子尤不相涉自記禮者誤以諸子庶子為一而說多
 歧諸子云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
 用之又曰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

攷其藝而進退之古者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故謂支庶為倅

國子教於保氏故立諸子一官以掌其倅而燕義篇首云古者

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倅倅卒同

倅副也副貳於大宗也云國子之倅則可云庶子之倅似不

可通篇末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又曰大夫舉旅行酬而后

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燕禮以禮經攷之庶子之

職最卑大射賓受爵於筵前宰胥薦脯醢注胥宰官之吏也賓升筵庶

子設折俎主人獻公同又司馬正獻服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

折俎又司馬師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庶子執俎從之禮薦羞

者尊於設俎者見燕禮疏是庶子在宰胥之下故燕禮獻庶子最在

後經云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注別於內外臣

也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

獻庶子之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是

庶子為近侍之臣故與內小臣左右正同獻於阼階上與司宮

同執燭耳內小臣見天官左右正未審何等臣據注以正為樂正僕人云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

人士立於其北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師

陪於工後被宰夫入職一曰正二曰師凡官之長曰正其次曰

師大射有僕人正僕人師司馬正司馬師小臣正小臣師春官

有樂正樂師正其長也若因其立於東即曰左正立於西即曰

右正則昧於名矣經以左右正與內小臣同列似在君之左右

者注似未確昭四年左傳司宮射之大夫家臣亦有司宮注以

司宮當天子庶子與士差一等故秋官掌客云王巡守殷國從

小宰亦未確者士眠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眠其大夫之禮象胥云凡作事次
事士下事庶子此與禮經之庶子同乃給事宮中者至夏官
大僕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御庶子直事鼓所者

疏云御僕職以序守路鼓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

庶子總名曰御僕也

以上疏文

此大僕之屬與禮經之庶子別若夏

官之諸子爵下大夫燕禮安得於獻士之後獻庶子掌客安得

以庶子比侯國之大夫象胥安得作庶子以下事以燕禮之庶

子當夏官之諸子此傳禮者之失一也而鄭於燕禮注云庶子

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鄭以其

設折俎故引正牲體以實之如其說隸僕人巾車獲者之折俎

何以使庶子獻之非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

巨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

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

正義曰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

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

又曰

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按宣二年左傳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

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其

庶子為公行按以為公族者為公族大夫也晉語使荀家苟禮

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是也宦其餘子者宦卿之庶子也別傳

有庶子故杜以餘子為適子之母弟其實適子以外喪服經傳通稱庶子亦為餘子者為餘子之官

也餘諸聲義俱同傳之餘子即夏官之諸子與公族大夫無涉

公族大夫掌公之同姓餘子則兼掌同異姓卿大夫之子弟卿

大夫誠半出公族而公族不必盡為卿大夫以庶子之官為公

族大夫此傳禮者之失二也史記商鞅傳事公叔痤為中庶子索隱曰夏官謂之諸子文王世子

謂之庶子掌公族者也小司馬見傳云其祖本姬姓故曰掌公族按下文曰瘞之中庶子公孫鞅是鞅為瘞家臣非掌公族者

是書經義一 實事求是齋經義一 三

若以鞅為衛之同姓遽以為掌公族之庶子則秦亦有中庶子蒙嘉史不言嘉為嬴姓宮正云國有大故

則合宿其比亦如之宿即大司徒所云國有大故則合萬民於

王門小司徒所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非指王宮之士庶子

故曰其比亦如之上文曰夕擊櫜而比之此謂平時直宿亦如

之者如士庶子之宿衛謂司徒致民王門宮正亦擊柝而比之

也而鄭於合宿下引文王世子以證是又誤以諸子所掌之餘

子當此經之士庶子也今按周官但言庶子與連言士庶子別

此士庶子三字連文蓋選於民而有爵者故曰士以別於掌客

象胥之庶子大僕所屬之御庶子秦爵二十弟一爵曰公士四爵

不更見成十三年左傳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見襄十一年十二年傳此遺法也漢書董仲舒

傳宜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

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漢時猶存周法文選
西京賦衛尉八屯卽經之八次八舍也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
宮門擊刁斗周廬擊柝卽宮正之夕擊椽而比之也續百官志
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典謁署郎更值執戟攷其德行而進退
之卽宮伯之行其秩敘宮正之糾其德行也酒正凡饗士庶子
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烹之事橐人凡饗士庶子共
其食此卽漢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也見王尊傳又蓋寬饒
傳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卒願復
畱共更一年

然則漢之衛尉當周之宮正漢之光祿勳當周之

宮伯大司馬云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
其政令以其執戟宿衛故又掌於司馬其在外者則掌圉云頌
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與此經之

士庶子同皆民之有爵者故又云及其眾庶若卿大夫之適子謂之國子亦謂之門子其支庶謂之國子之倅不名士庶子至後世以庶子爲東宮官屬百官表大子中庶子職侍中則以經云致於大子故冠以大子之名義與古異古重大宗故小宗伯云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其支庶謂之餘子宗法旣廢更不知庶子爲何義矣

朱氏琦曰趙策觸龍願以少子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卽公卿子弟宿衛王宮之證大韶按古者朝服緇布衣至漢猶然獨斷曰侍中尙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漢書蕭望之傳張敞對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淳曰朝服皆著皂梁邱賀傳任章夜元服入廟居郎閒執戟顏注郎皆皂衣故章元服以廁也此郎官衣

黑之證左師所請請以其子爲郎非爲衛士也漢法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弟爲郎此公卿子弟爲郎宿衛之證若以周官之士庶子爲郎官何解於掌固及都司馬之士庶子都司馬云家司馬亦如之是不但都有士庶子家亦有士庶子都王子弟及三公所食邑也家卿大夫所食邑也以公卿大夫之采邑使其子弟守之則子弟盡在都家諸子所掌爲何人之子弟乎如淳注百官表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合續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曰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則宿衛之官稱郎以此若士庶子爲郎官都家何得同其名是士庶子非公卿子弟較然甚明按司士云掌羣臣之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王氏引之曰司士但稽羣臣

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按王說是也邦國之士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都司馬家司馬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於司士故云周知其數卿也大夫也皆爵也士庶子與卿大夫並言其爲民之有爵者又甚明若爲卿大夫之子弟既未仕何得與卿大夫統於司士之版知不然矣

夏官掌圉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疏云士庶子卽宮伯所云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士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

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士按疏說甚謬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
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宿衛之士所以警備非常王宮內
豈有阻固而云以固守之官兼掌宿衛之士都司馬豈又兼掌
乎國家立法重內以制外以宿衛之士分守固塞可也以守城
郭溝池樹渠之官兼掌宿衛是重外以制內從古無此政體按
此與司險職掌相同特彼專掌險阨此則設城郭等以爲阻固
故又曰凡國都之竟皆有阻固郊亦如之然則竟界上凡有城
郭溝池樹渠之處掌固分其士庶子及眾庶以守若卿大夫之
子弟多寡無定固守之處設有定額既守王宮又守阻塞恐人
數不能相給此士庶子鄭無注賈墨守一說故強爲之疏耳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濶掌

其政學以聽國司馬注政謂賦稅也學修德學道宋鄭剛中曰所以會其車甲財賦者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學也王與之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入而宿衛王宮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而教之學竝讀本字惟王氏引之曰政學卽政教集韻教或作學是古字借學爲教也大韶按王讀是也經文多言政教不聞言政學賦稅與修德學道兩事不相竝不得連言政學蓋誤以士庶子爲國子之倅故以諸子之修德學道釋之耳按上文云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春官有都家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法掌其政教者卽大司馬四仲治兵之法士庶子主守禦

者與掌固之士庶子同蓋統領眾庶者也故皆云及其眾庶與諸子所掌全不相涉

無職事者與無職者辨

地官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疏云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引劉氏問云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閭師凡八貢不道九賦注云掌其九賦豈上八貢者復出入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

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荅曰讀天官冢宰則審矣無職
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
審出算故言耳以上鄭荅
以下賈疏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
連於上欲明無職之人不特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按載師云
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不得合爲一無職事謂既
無職而又不事事者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
也冢宰謂之閒民者閒非游手之謂蓋民之未授田者師氏云
凡國之貴游子弟夏官諸子云國子存游倅國子未仕者謂之
游民之未授田者謂之閒其義一也亦謂之國粥秋官修閭氏
與其國粥注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是也無職而轉移執
事是仍有職業者也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故

令出夫布布泉也謂出一夫力役之泉無職而又不事事故罰以夫家之征與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同列經列文甚明鄭司農云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種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罰之卽所以勸之則夫家之征非常賦甚明鄭以無職事卽無常職之閒民乃云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閒民明列九職中安得云雖有經以不毛不耕無職事同罰注乃云猶出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與閭師之無職者出夫布不合閭師所任卽冢宰所任於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八者皆云貢其物於無職者云出夫布者蓋八者皆有物可貢轉移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役之征故令出一夫之布自凡任民至無職者出夫布爲一節合之卽冢宰之九職亦